

三次開刀記

謝康

我住「榮總」的經過與對醫藥的認識

榮總的規模與實際

行政院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創辦的榮民

總醫院，在遠東是數一數二的有名氣的大醫院，地址在北投石牌，與天母為鄰，規模宏大，設備完善，環境清靜優美，有花園水池臺榭草地，供人憩息散步，使病患者的精神得所調劑。餐廳的設備，供應中西餐及麵食，頗似觀光大飯店的規模，而其合於衛生、營養及經濟的原則，則為一般餐館所不及。病人的膳食，雖因病房的等級而有差別，但大致上仍須合於他們營養上的需要，不過按照規定，留醫的病人穿着醫院的制服是不能到餐廳裏用餐的。事實上，病房的伙食，一個普通食量的人已喫不完，沒有換衣服，違背規則、潛入餐廳用餐的必要，至少頭等房的病人應該如此。至於住院的絕大多數是「榮民」，尤其士官和兵士之類，他們的伙食如何，恕我未經考察，不知其詳，因為他們完全是免費住院。公家所供應的伙食，是否符合理想，就很難說了。（例

如現時風災，北投市場的小菜，動輒是二、三十元一斤，公家的預算，能否依照物價而調整，該是一個問題。）

榮總的管理，較台大附屬醫院好些，至少在紅包方面，可說是弊絕風清的，病人不必送「紅包」給外科醫生來求他排定開刀的日期，護士小姐也都是一樣的廉潔。惟有招呼病房掃地清潔的工人（他們多是退伍的阿兵哥，大家都稱他們為「班長」），待遇較薄，病人出院時如有一些賞賜或給他們留下一些剩餘的水果罐頭食物之類，我想他們必然是歡迎的。

當我避地南洋五年餘，於民國四十五年再回到香港教書不久，就聞說「榮總」的大名。五十二年秋天，我由香港移家台北，即定居北投郊區大屯山麓，主要原因，就是靠近石牌，便於到榮總就醫的緣故。我知道有居留海外的朋友，特地遠道來榮總就醫或檢查身體的，例如左舜生、張任民及張鴻鈞夫婦就是其中的幾位。有些名人到了晚年生病，甚至以榮總為「家」，一住進去之

後，死也賴著不肯出來，而以榮總為一生的終點站。我的同鄉前輩黨國先進桂林鄧家彥（孟頌）先生夫婦，就是其中的一對。鄧夫人謝女士，因陪伴先生，不料因洗澡滑倒中風，死在浴室裏！我們的故總統 蔣公在生時，也很信任榮總的一些名醫。記得我第一次於五十八年九月在榮總正座樓下病房留醫時，有一天忽然有許多軍警在醫院前後站崗，餐廳裏也有不少的便衣警衛，我正在莫名其妙之時，忽然鄭彥察兄來看我，他說總統和夫人正進駐正座樓上，因司機開車不小心，出了一次很輕微的車禍，很快就可出院了。

由於榮總名氣大，很多人慕名而來，房間和床位都經常客滿。在以前中正大樓尚未建成時，要找一個頭等房，真不容易。公保規定，只能在二等房，有些人就先住二等房，等候有機會搬入頭等，但兩者之間，收費的標準，差別是相當大的。有公保的人住二等房，幾乎完全免費，住頭等房則非補交每日數百元的差額不可；但收費仍較私立醫院，如馬偕、宏恩、中心診所等處為廉

，這可說是政府對病患者的一種善政。

膀胱結石開刀經過

我第一次住進榮總，是五十八年九月六日，至同月廿三日出院，住了十七天，最初幾天做各種必要的身體各部門檢查，然後進一次開刀房，完成了兩個手術。開始時住二等病房，與國大同仁孫廷榮兄同室，其後轉入頭等病房，比較寬敞、舒適。總共費用，連特別護士在內，約支付新台幣壹萬餘元。

這次住院以前，參加公保的病人，照例必須經過公保門診中心醫師的診斷和簽字，然後接洽所要住的醫院。我於入院前兩天，因膀胱結石症去看公保泌尿外科鄭不非醫師，他原是榮總泌尿外科主任，是這方面一個極著名的權威專家，為人溫文爾雅，外表上看來，不像一個操刀宰割的人。當我請他看門診時，已得他允許我住進榮總後為我動手術，但因他是名醫，求他割症的人太多，為穩當起見，我仍懇鄭部長蔘兄關照他，住院後儘可能為我提前排開刀的日期。於是當他來查房看病時，當面告訴我，於十三日上午九時動手術。這次手術取出膀胱中的結石一顆外，同時割治前列腺（即攝護腺）肥大一部分，大小手術同時進行，下半身麻醉，經過三小時之久，順利完成。並在恢復室輸血、休息，然後回到原住的病房。鄭醫師經驗豐富，心細手快，名不虛傳，他親手縫傷口，並拆線，我於感激他底仁心仁術之餘，益增我對迅速復元的信念。他所縫的傷口，特別仔細，不及一年，已完全平復，不像別

的醫師所縫的傷口，幾年後仍然隆起，痕跡顯然的樣子。這雖然是小事，但也可看出外科醫生的工夫和服務精神。

開刀後數小時麻醉藥的效力完全過去後，開刀處和傷口不免腫痛，甚至發炎，以至影響夜間的睡眠，賴有止痛、消炎及鎮靜等藥劑，可以止痛、消炎及幫助睡眠。為着清洗膀胱的緣故，醫生在我的尿道口插進一支膠管，直通膀胱，一連數日，右腳不能自由活動，亦不能轉身，又禁止喝水。在口乾唇焦時，只能用濕布潤嘴唇，一連幾天，極以為苦。等到第六天取出膠管時，尿道口已因受傷而起濃泡，於是繼續喫消炎片，旬日後，始漸痊癒。開刀後三天內，完全不能行動，日夜都有特別護士招呼，其後由女兒慧雲及文化學院同學吳、張兩君輪流看護，以減少醫院中值班護士的辛勞，並且也比較周到一點。至開刀後第十天，已可下床行走，乃請同學吳君作伴，雇計程車直駛台中大度山東海大學教授宿舍休息。（忙中不及回北投寓所）因我那一年仍繼續在東海任客座教授，內人住在台中家中，請有女工，一切都比較方便的緣故。

到台中後三日，正是中秋節，強烈颱風橫掃台灣全省，東海大學受災頗重，樹木連根拔起及屋瓦吹走的很不少，一片荒涼殘破景象。又一連三、四天水電全停，工人挑井水煮飯，頗為狼狽辛苦。在這期間，我的睡眠很差，小便頻數，傷口發癢，心想若晚幾天出院，情況可能較好，但又聽說中秋節後五、六日，台北又遭遇到艾爾西風災和水災，榮總的「住客」也受到困擾。我在

北投的寓所（康園）的花木被風雨摧殘，也弄得面目全非。我一時無法北上，只能匯款給租住的房客，拜託他們僱工修理，並函知正在北一女肄業的女兒慧雲，課餘到康園照料。（她那時正唸高一，現在是國立技術學院助教）

用白藥止血的經驗

在出院後的十天內，我完全休息，並服用出院時帶回的一種藥片，經過情形相當良好，僅僅是體溫略高，未能降到入院前的正常的體溫。我托人將這種情況問東海大學校醫，據說不要緊的，慢慢的就會恢復正常了。不料一天早上，兩次小便出血相當多，一時間頗為驚疑，但我深知雲南白藥有止血的特效，而且在這次開刀以前曾經用過好幾次。於是急服用白藥，兩小時後小便已沒有血，但仍帶着深黃色，午後繼續服用，一天共服四次，略超過原裝一瓶藥的份量，（每瓶藥量約五、六公分，係台灣仿製品，大陸出產的正貨，每瓶四公分。）於是血全止了，小便也澄清了。這種止血救傷的白藥，在抗戰時軍隊中用得很多，其效力已為大眾所認識，這是我常備的藥品之一。有一次我拿它來問醫院裏的醫師，「此藥可否用來止血？」但所得的回答都是「唔差養！」我想，我這次用白藥止血，幾小時內完全見功效，決不是一種偶合。我想中國今日傳統的外科手術，多已失傳，遠不及西方的進步。在廣告上看到的中醫廣告，都說不用開刀，只憑服藥，就可治愈各種結石（包含膀胱結石在內）。我也曾用一年時間，跟着廣告去看中醫師，向他們請

教，試用中醫和「草藥醫生」(密醫的一類)所給的藥物，希望藥到病除，將結石融化，從小便中沖出去，結果總是徒勞無功。但當我請教西醫時，他們的答復很乾脆，異口同聲，都是「開刀」二字。在動手術方面，我們都承認，西醫遠勝過中醫。可是，中藥裏面，有時也有它的妙用，雲南白藥就是其中的一種。

我在開刀後五星期，精神和脚力俱已恢復，並照常開會上課，又會到公保門診向鄭不非醫師致謝。

小腸疝氣必須開刀



國立中興大學教授本文作者謝康博士講「健康長壽之路與對醫藥的認識」時的神情。

我第二次住進榮總，為的是治療「小腸疝氣」。據「辭海」解釋：「疝、腹痛也，據素問」病在小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巢氏病源稱，「陰氣積於內……風冷入腹而成疝。」醫宗金鑑稱之為小腸氣。西醫則謂係小腸之頭穿腸膜而脫出，簡稱曰「小腸下墜」或偏墜，一稱「脫腸」，常使臍部突出。其在鼠蹊部者亦比較常見，稱為「鼠蹊部疝氣」(Inguinal Hernia)。

當男人的(包含男孩在內)小腸在白天突破外圍的薄膜而向下墜時，多半是墜入陰囊中，佔了睪丸附近的空位。塞滿了陰囊，妨礙睪丸製造精子等功能。有時稍覺疼痛或不舒服，有時則不痛，而只有脹滿了的感覺。在夜間睡臥後不久，這部份下墜的小腸，就因身體臥平的緣故，往往縮回原來的腸腔位置。但如不縮回原位，而使鼠蹊部隆起，發生腫痛現象後，則那段被卡着而出不來的腸子，因血脈流通不到，經過幾個小時即可能發炎而開始腐爛，患者如不馬上進醫院，作緊急開刀的治療，而延擱上一兩天時間即會有性命的危險，故疝氣在平時有人不當為一種病，仍以早治療為宜。這時候如再誤聽人言，以為服藥可以使小腸疝氣消除，回復原位，不必動什麼手術，那恐怕多半非去見閻羅王不可了。

小腸疝氣手術，在西醫屬於一般外科。榮總的一般外科是很有名的，

主任是李杰大夫，一年以前，他還在公保看門診，是一個權威的大牌醫師。在報紙上時常看到他的名字，如大胖子劉長忠稱他為「救命恩人」，終身感激不盡。又文化學院畢業生周紫晉小姐因癌症住榮總，臨終前與其未婚夫在病房中行結婚禮，然後瞑目，此周小姐亦為李大夫所主治的患者。他經手醫好的病人很多，有癌症的如早期發現及時治療，痊愈的比率亦高。

我這次住榮總以前幾天，先看過李杰大夫，他同意我住院，進院前一日，經我的堂外甥張育民醫師商請羅惠熙醫師預定房間並徵得李杰大夫同意提前排定開刀日期，在住院的第四天上午就由他替我動手術，僅僅三十來分鐘，便已順利完成。他的手術動作很快，認為這不過是一種「小手術」，早已駕輕就熟了。但在別的醫師，可能用上一倍以上的時間，也說不定。開刀後睪丸稍形腫脹，傷處亦覺疼痛，直至數日後始漸痊愈。

此次由住院到出院前後共十一日，可謂「速戰速決」。但據說承接小腸使不下墜的縫合處，因兩年半以前曾經開過刀，其附近的肌肉生長得不好，縫合起來也許不甚牢固。如不能完全休息靜養，一年內會有破裂及小腸再度下墜的可能。果然，因為我是個「忙碌命」，出院不過二十天，國民大會第五次大會於六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在陽明山中山樓開幕，會期一連三十多天，幾乎每天都得上山出席，一到下午散會後才下山，來往都乘坐公路局的大客車，上下山路不免有些顛簸。間中還到學校上課，亦頗覺勞累。又在暑假中曾偕同慧雲女兒作半環島之遊，於阿里山遊

覽時，上坡下坡，走了兩小時多的高低不平的路，已覺軟軟無力，疲憊不堪了。這樣的繼續遊了幾個地方，然後回到台北，恰遇學校開學，就繼續上課，有時因擠公車或在講台上站立過久，亦不免疲倦。可是我缺乏自知之明，滿心以為體力尚可勉強支持，不料到了是年十月國慶節前夕，小腸疝氣，又再發作。

按摩秘訣偶爾可用

我心想這次小腸再度下墜，除却自已未能夠完全靜養外，聽說上次開刀時，縫合得不滿意，可能也有關係。我只有將這種情形，到公保門診中心報告李杰主任，他允予考慮，讓他想出比較好的辦法，希望我延後幾個月再去看他，這是六十二年春天的話。其後，我因事忙，又怕年紀大了開刀多次，身體喫不消。但李主任告訴我，這種小手術年紀大無妨。於是我就等候那第二次開刀治疝氣的機會，但與他經常保持聯絡。就這樣等了很久，幸而沒有發生需要緊急開刀的情事。（偶而晚間下墜的小腸不縮回原處，我就用手按摩，幫助它復原，這可說是我的秘訣？）

第三次住院，最初兩天住的是榮總入門左手邊新建的大樓頭等第27病房，設備較「舊樓」的頭等房為新穎。但因新裝冷氣係「中央系統」，不免有噪音，這對於一般人大概沒有關係，（和我同住新樓的張鴻鈞夫婦就覺得新樓好，噪音無問題。）但我的耳朵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敏感，一個小鬧鐘的滴答滴答之聲也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此時未得醫護人員同意又不敢亂服安眠藥，因此受了兩晚上上的困擾，（我每在旅行時，都避免住

中央系統冷氣的大飯店，就是這個理由）於是和護理站打交道，讓我遷到舊樓樓下第二病房，（所謂「舊樓」，即四十八年開幕時的正座，也是我第一次住院時所住過的病室。這第一、二病室各有病房約二十間，都是頭等）這裏的冷氣機不是中央系統，是舊式的，可自由控制，不用時一點聲音也沒有，讓我可以安睡。古書說：「人惟求舊，器物求新。」物質文明進步，人多趨新而棄舊，這也是共同的時髦心理。而我却棄新喜舊，這就是我所以「落伍」或者說「不合時宜」的地方啦！

又這次住院期中來看我的朋友當中，有我的好友羅浩忠將軍（也是國大代表），不幸在他來榮總探望我之後的第二天，即因心絞痛住進水源路三軍總醫院，我在病牀上聽聞他的噩耗，十分傷感，我輓他的對聯就提到這回事。曹子桓有云：「既慟逝者，行自念也。」肉體脆弱，生命無常，於茲益信。「人生九十古來稀，並非七十才開始。超過九十幸運兒，百年人壽號期頤。我所見的百歲翁，山東韓介白而已。」（韓代表、山東滋陽人，五十九年九月一日，百年大慶祝壽會，

在中山堂舉行，曾為中外雜誌寫過一篇百齡翁談養生，極受讀者歡迎，已選入健康長壽之路一書內。）韓公百歲慶誕辰，我與羅兄致賀詞。不料韓公仍健在，羅兄竟作哲人萎！人生脩短真有命，彭殤一例萬物齊，兄年已快近八十，一生多采亦多姿，生既無憾死何悲，只恨未見大陸光復時！所望游魂飛萬里，回看故鄉福桑梓。」我想到羅兄早歲和我同讀中學，其後從軍北伐，十六年龍潭之役，孫傳芳大軍渡江，我軍由何應欽、白崇禧兩大將指揮，戰況異常激烈，羅兄率一團人冒死奪取孫部砲兵陣地，遂使我軍卒獲全勝，首都南京因此亦轉危為安，他功在國家，蒙國府主席召見嘉獎，並升他為少將，再後又以軍功升為中將，行憲開始，當選國大代表。並隨政府來台，對議壇多所獻替。「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此外應無遺憾了。

這次和我同時住院的有張鴻鈞教授及其夫人，俱為社會學界知名之士，亦社區發展及社會福利專家，不幸於我出院後不久即因癌症在榮總逝世，此不獨社會學界同聲悲慟，亦國家人才之損失也！（下期續完）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肆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頃應讀者要求，轉印成書。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